

又是一年蔷薇开

——一名基层检察宣教干警的成长

□ 刘梓宇

去年6月底，蝉鸣声裹着热浪在耳边打转，我攥着入职材料，站在磁县人民法院门前。院墙根的蔷薇开得正烈，粉白花瓣挤挤挨挨缀满青藤，风一吹就簌簌地落下，铺在地上像层碎玉，倒像是给我这个毛手毛脚的新人，递了份热热闹闹的见面礼。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簇爬墙的蔷薇，会陪着我熬过新手期的慌乱，记下这一年里所有的甜酸苦辣。

报到那天，前辈检察官鑫姐带着我往院里走，路过蔷薇丛时，花枝斜斜探出来，扫过我的胳膊，留下股淡淡的甜香。“咱们院的蔷薇，打我去年那就有，每年都开得这么旺。”她笑着说，“你别看它柔柔弱弱攀着墙长，风刮雨打也折不坏，骨子里韧着呢——就像咱们搞检察的，看着是文书案卷，其实都揣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话像颗小石子儿，在我心里轻轻砸出个印子，往后遇事难事儿，总忍不住想起这从倔强的花。

刚接手宣教工作没几天，就赶上了个硬任务：排国庆话剧《你记得我，我就活着》。接到通知

时，我攥着剧本的手都在抖——别说导演，我连话剧的门都没摸过。那段日子，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找参考动作找得眼睛发酸。演员们都是抽着工作间隙排练，有时刚背熟台词，一个紧急任务过来，就得暂停几天，再聚到一起又得重新磨合。去第四实验小学合练那天，道具出了错，演员忘了词儿，台下坐的观众眼神越来越淡。我站在台边，汗顺着后背往下淌，挫败感像潮水似的把人裹住，真想撂挑子。

回院的路，又看到那从蔷薇，风里的花香却没了往日的甜。我蹲在花跟前，突然想起鑫姐说的“韧劲”——蔷薇不也是一点点往上爬，才铺满整面墙的吗？我咬咬牙，把剧本里画满的红圈改了又改，跟演员们逐句抠台词，连站位的角度都反复校对。终于，在邯郸市人民检察院的汇演现场，当最后一句台词落下，台下的掌声响起来时，我攥着的手心里全是汗，心里却甜得发飘——原来所有的苦熬，真的能熬出甜来。

往后的日子，我慢慢摸着了宣教工作的门道，也渐渐懂了这份工作不是念条文、发手册那么简单。去年7月，院里搞普法进

社区活动，我跟着检察官们在磁州路摆起“摊子”。太阳晒得人头晕，手里的防范诈骗手册发出去一摞又一摞。有位大爷凑过来，翻手册时手指都在抖，突然红了眼眶：“前阵子有个人打电话，说我孙子住院要交钱，我差点就把养老钱打过去了。去闺女拦着！”他的手背上全是皱纹，紧紧攥着手册，像是攥着根救命的绳。那天的阳光透过法桐叶，洒在他手上，我忽然明白，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发的每一页纸，都可能帮人避开一个坑——宣教不是空洞的口号，是要让法律像蔷薇花香一样，悄悄钻进老百姓的心里，让人踏实。

后来去石家庄参加全省检察宣教培训，又开了眼。各市各县的前辈们聊起宣传，个个都有干货。有位大姐吃完饭，拉着我看她手机里的素材：公益诉讼时，在田埂上蹲了半天，拍灌溉渠里的清水；当事人拿到判决书时，抹着眼泪笑的样子。“别光想着拍得多好看，每个镜头都得带着温度。”她的话，让我想起院里播放的宣传片——烈日里，办案组去查河道污染，大家晒得大汗淋漓，就为了让村民们能看到清水慢慢漫过河床的样子。后来

村民说：“水清亮了，看着心里就敞亮”，镜头里他们的笑脸，比任何解说词都有劲儿。

今年6月，蔷薇又开了。我拿着相机，站在院墙外拍同事们——他们正在排队上车准备去参观廉政教育基地，他们胸前的检察徽章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和旁边的蔷薇花凑在一起，庄严里透着股生气。按下快门的瞬间，我突然愣住了：去年这时，我还在为导演话剧闹掉眼泪，如今已经能熟练地策划活动、拍视频、写稿子，再也不是那个手足无措的新人了。风一吹，蔷薇花瓣落在相机上，我轻轻拂掉，心里满是踏实——原来我也像这花一样，慢慢扎了根，往上长了。

傍晚下班时，我又绕到蔷薇丛前。暮色里，花影拉得很长，香味比白天更浓些。这一年，从慌乱到笃定，从迷茫到清晰，我终于懂了这份职业的意义：它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是要把法治的光，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明年蔷薇再开时，我想我会更从容些，带着这一年的收获，继续把检察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就像这蔷薇，年复一年，开得热烈，开得坚定。

（作者单位：磁县人民法院）

双向的温暖

□ 赵聪

踏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援疆工作已三月有余，“河北援疆”“河北援建”几个鲜明的字眼始终如影随形，它们醒目地映在街巷的车站旁、矗立于机关大楼前，还写在校园的墙壁上。初到之时我心中升起的，是作为援疆人肩头那份沉甸甸的责任，然而时光流转，我慢慢体会到，那鲜明的大字原来并非只代表单方面的付出，更像一条无言却深情的纽带，将两处的山河与人心紧紧连接。

作为援疆检察干警，我们带来的或许是办案理念与经验。但当地干警扎根乡土、深谙民情的深厚底蕴，以及那份在特殊环境下磨砺出的坚韧与智慧，同样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那日阳光灿烂，炙热的光线直射在路边“河北援疆”的标牌上。参加完一所幼儿园文艺汇演活动后，一位大爷步履蹒跚地挤过人群，找到了我。大爷指着不远处崭新的幼儿园，眼中映着温润的光：“娃娃们在那亮堂的教室

里健康成长，是河北亲人帮忙建的……”大爷这般诚恳，代表了无数颗真诚的心——原来那些大字所标记的砖瓦楼宇，早已在日升月落之间，于人们心田深处悄然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

后来，我参加了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的法治课堂活动，清晰地看到校园墙壁上“河北援建”四个大字。在课堂上，我问学生对河北的印象，学生们争先恐后进行回答。这一刻我深知，那些水泥浇筑的援建工程，早已无声地融入当地人的内心，化为孩子们心底最朴素的情感。

援疆的足迹会被风沙覆盖，但刻入血脉的感动却在生根发芽。检察援疆之路，是责任与使命的奔赴，亦是心灵与情感的彼此照亮。当燕赵儿女奔赴天山之麓，当法治信念融入民族深情，我们共同守护法治蓝天，维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也因此彼此以心换心、以情暖情的真挚交融而倍加醇厚。援疆者与受援者，早已在并肩奋斗中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赞皇县人民法院）

爷爷的拐杖

□ 邱子桐

列车到达邢台东站，我怀着无比激动又稍许忐忑的心情走出站台，等候我多时的姑姑在接站口热情地向我招手。

上车后，我发现竟有一根拐杖安静地靠在副驾驶座的座位上，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来，拐杖的把手处格外的亮。那一定是爷爷的拐杖，一根上蜡抛光的了，杖身有多个结的古铜色的木拐，可它怎么会孤单地出现在车上？

我提出了疑问，姑姑向我解释，爷爷一直说要来接我呢，可他得病后已经二十多天没出过门了，爷爷让姑姑带上他的拐杖，就算是代表他来接我了。

爷爷很喜欢拄拐杖，他还是个较为健壮的小老头时便是如此。六七年前，我们一大家子去爬山，那时腿脚还利索的爷爷便拄上了他心爱的拐杖。家人们打趣爷爷的“老头做派”，可他却很是得意，坚持说小小拐杖用处大，“三条腿”总比两条腿更加稳当，拿在手里相当于延长了胳膊，钩个物件也更方便呢。一路上，爷爷的“三条腿”倒腾得很利落，与当时灵活敏捷的我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可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拄拐杖也不会被我落下。到了半山腰，这一根拐杖可是派上了大用场，爷爷高举手臂抓紧拐杖把儿，左右挥舞两下，树上的野果便簌簌掉了下来，可把我们这些孩子们高兴坏了。爬到山顶后，我一手轻搭在拐杖上，一手自然垂下，笔直地站着，抬头四十五度仰望天空，目光坚毅，表情坚定，很是帅气，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好身板”！

车缓缓地向前开着。在过去两年半未曾见面的时光里，有许多关于爷爷奶奶身体的坏消息传来，可我们全都因为距离的原因没能回家看一看。“桐桐别担心，爷爷没事，奶奶一切都好，你安心学习，爷爷奶奶一直在家等着你……”无论什么时候，电话那头，安慰的话语永远在努力地让我放心。可越是这样，我越是放心不下。我期待着见到思念已久的人，却又害怕着他们早已比我想象的更加脆弱。

车拐进了小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野中央。是爷爷没错，但与我记忆中爷爷的样子千差万别。大棉帽和口罩包裹了整个脑袋，只露出一双小眼睛闪着期盼的光，厚实棉衣裤棉鞋不讲究地裹在身上。爷爷的胳膊微斜，双手攥紧了拐杖的把手，拐杖笔直地杵在地上，想必是承担了身体一半的重量。他慢慢地抬起一只手透过前车窗向我打招呼，帽檐和口罩也没能盖住他脸上满满的笑意。随后他便急忙拄着拐杖慢腾腾地往家挪。我望着他吃力向前的背影，喉咙涌上丝丝酸涩。他不再是那个充满精气神的小老头了，可他仍然努力挺直了腰板站在马路中央迎接孩子回家。

爷爷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胡同，几年前那个精神且强健的小老头形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倍感无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偷走了他的健康并带来了痛苦，又分外悔恨在那过去的两年半年轻视了比高考重要一百倍的东西。

“爷爷肯定在外面等了半天了。”

“可不是嘛。二十多天了，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呢。他也是没劲了挺着嘞，你看他看你回来了就赶紧回屋了。”姑姑平静地回答了我，言语中能感受到她放不下的心。

我的喉咙更酸涩了，双眼似乎进了沙子。等我进了家门，爷爷已经半躺在沙发上，用小被子捂住肚子，拐杖就放在手边。他像个指挥员一样坐定客厅，招呼我把行李搬进卧室。只缓了一会儿后，他便拄着拐杖来到我的房间，不厌其烦地跟我讲怎么安排空间妥当，一些生活用品都在什么位置，如何安排我的学习和娱乐……

我发现我的床头竟也有一根拐杖，爷爷自豪地跟我解释道：“我的拐杖可多嘞，每个床头都有，不管是谁什么时候都说不要紧用一下呢！还有啊桐桐，咱家住一楼，晚上睡觉一定要把窗户关好锁好，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个拐杖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武器！俺想得周到呀！”说罢，他又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回到了客厅，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可他的每一步都很慢。

看着爷爷的背影，我的眼眶里好像有什么滚烫的东西在涌动着。这一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拐杖已经从爷爷生活的装饰品变成了必需品，他的每一次前进都少不了拐杖的陪伴与支持。

在爷爷身边的日子里，我细看了每个床头的拐杖，模样都相似。古铜色与爷爷较深的小麦色皮肤相衬，笔直的杖身犹如爷爷永远努力挺直腰杆的腰杆子。他的拐杖守护在每个人的床头，正如在家里，爷爷总是尽力陪伴我们，保护我们一样。

行文至此，夜已深。我又一次看了看床头的那根拐杖，我想，今晚我一定会睡得更安稳、踏实。

马踏云边

高昕祺 摄

（作者单位：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



关于“零花钱”的故事

□ 魏振敏

沙河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与沙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几名盲童的故事，始于三年前一场充满感动的普法宣传。

2023年7月1日，法官们带着精心准备的法律小故事，轻轻走进盲童教室。没有抽象的法条，只有用温柔声音描绘的安全场景——“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过马路要跟着引路的同学走”。互动环节，老师提议孩子们用歌声表示感谢，三个盲童手拉手站在教室中央，开口唱起了《我们都一样》。清澈的歌声裹着阳光飘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没有华丽的伴奏，却像山间潺潺溪流，淌过心尖时带着从儿微凉的软。每唱到“一样的坚强”，站在中间的孩子都会悄悄挺直脊背，在场的法官们红了眼眶。看着孩子们看不见却依旧亮得像星星的眼眸，法官们忍不住想起自家孩子：同样的年纪，自家孩子能追着蝴蝶看蓝天白云，可这些孩子只能靠指尖触摸、靠耳朵听，即便身处这样的黑暗里，他们却还在用力唱着“一样的坚强”，对比之下，更觉心疼，也终于懂了歌声里藏着渴望——他们从不是“特殊”的，只是想和所有孩子一样，拥有一份不用“将就”的快乐，一个能随口说出的小梦想。

普法结束后，法官们没急着走，围着老师轻声闲聊，才知道这些盲童的难处，比想象中更具体也更让人心酸。学费、书费、饭费虽由国家承担，可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见不上两面，视频通话时，孩子总爱把脸贴在屏幕上，想凑近听听爸妈的声音；更让人心疼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零花钱——别的孩子放学能随手买个辣条、挑本印着卡通图案的笔记本，可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不敢想的小事”。有个年龄稍小的盲童，前几天听见隔壁班同学玩会唱歌的玩具，攥着老师的衣角站了好久，最后才小声问：“老师，那个会唱‘小星星’的东西，要好多钱吗？我也想有一个，晚上抱着睡觉。”这话像颗小石子儿，轻轻落在法官们心里，漾开的涟漪却久久没散去——原来孩子们唱的“我们都一样”，不只是想要被平等看待的期待，更是想拥有和普通孩子一样、不用“踮脚仰望”的小欢喜。

“咱们帮孩子解决零花钱吧，不用多，够他们买零食、买小文具就行。”回法院的路上，这个想法在党建小组里一提出，大家就立刻达成了共识。大家还根据实际情况约定，从现在起的三年级到高三，每个学期开学，都要把零花钱亲手送到每个盲童手里，让他们真切切感受到：他们和我们正

常人一样，也可以拥有想要的小物件，也会被温柔对待。

2024年12月22日，送零花钱那天，法官们还特意带了彩色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凸起的小花和太阳图案——选的时候特意挑了触感明显的款式，就想让孩子们能“摸得见”图案。盲童小诺接过笔记本，指尖轻轻划过封面，停顿了几秒后仰起头，声音里带着点不确定：“这上面有小花吗？”法官立刻蹲下身，握着她的小手一点点沿着纹路移动，轻声说：“有呀，你摸，这是花瓣的边，旁边还有个太阳呢，就像你上次唱的歌一样，又亮又暖。”孩子的眼睛瞬间亮了，咯咯地笑出声，把笔记本紧紧抱在怀里，不肯撒手。还有个孩子拿到零花钱，指尖捏着纸币反复摸了摸，第一时间就拉着老师的衣角，声音里满是急切：“老师老师，现在能去小卖部买跳跳糖吗？我听同学说，放嘴里会‘噼里啪啦’跳，我想试试那种感觉。”那期待又紧张的模样，让在场的人心里又暖又软——原来只是一袋几毛钱的跳跳糖，就能让他们露出这样灿烂的笑容，而这份快乐，本该是每个孩子都能轻易拥有的、最简单也最平常的幸福。

后来，这种互动渐渐成了常态。法官们再来学校，不只是送零花钱，还会陪孩子用触觉拼图“看”动物，静静听他们唱《我们都

一样》；还鼓励孩子们学习播音主持，告诉他们：“你的声音很好听，能像歌声一样，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帮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追逐梦想。学校也会邀请法官们参加盲童的手工展，孩子们会把用毛线织的小钱包、串的珠子手链，一个个塞进法官手里，小手攥着对方的手指晃一晃，小声说：“这是给你们的礼物，我织了好久。”指尖传来的温度里，藏着他们最纯粹也最真诚的心意，比任何贵重的礼物都让人动容。

没人说过“高大上”的话，可每个人都懂：沙河法院和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的联结，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普法帮扶。2025年9月19日，沙河法院机关党委如约把零花钱送到了盲童的手里。法官们给盲童的不只是零花钱，更是一份“你们和我们一样”的认可——认可他们的渴望，认可他们的梦想；是一份能让他们实实在在感知到的社会温暖，让他们知道，自己从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孩子们的歌声，带着温度的手工、毫无保留的笑容，也悄悄洗涤着每个人的心灵——原来帮助人不一定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贴心的提醒、一次耐心的陪伴、一份记在心里的牵挂，就足以让他们渴望落地的温暖在心里扎下根，慢慢长出带着希望的新芽。

（作者单位：沙河市人民法院）